# 佛说尼拘陀梵志经二卷

宋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传法大师臣施护奉诏译 • 乾隆大藏經・宋元入藏诸大小乘经

佛说尼拘陀梵志经卷上

如是我闻。一时世尊。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精舍。时彼城中。有一长者。名曰和合。于一日中。饭食事讫。出王舍城。诣迦兰陀竹林精舍佛世尊所。瞻礼亲近。是时长者。其出未久。作是思惟。今日已过清旦。佛及苾刍各处自房。宜应且止。勿诣佛所瞻礼亲近。我今当往尼拘陀梵志聚集之所。时彼梵志。在乌昙末梨园中。与诸梵志围绕而住。高举其声。发诸言论。所谓王论战论盗贼之论。衣论食论妇女之论。酒论邪论繁杂之论。如是乃至海等相论。此等言论。皆悉系着世间之心。是时尼拘陀梵志。遥见和合长者自外而来。即告众言。止止汝等。宜各低小其声。此所来者。是沙门瞿昙声闻弟子。为大长者。处王舍城。名曰和合。此人本性少语。其所传受。亦复寂静。是故汝等。小声言论。彼既知已。乃可斯来。时梵志众。闻是语已。咸各默然。

尔时和合长者。来诣尼拘陀梵志所。到彼会已。时尼拘陀。相与承迎。欢喜言论。彼言论已。各坐一面。时和合长者。白尼拘陀梵志言。汝此众会。有所别异。向闻汝等。高举其声。发诸言论。所谓王论战论。如是乃至海等相论。此等言论。皆悉系着世间之心。有异于我世尊如来应供正等正觉。佛世尊者。于旷野中。随自所乐。坐卧居止。远离愦闹。绝于人迹。寂守是相。身住一处。心不散乱。专注一境。随应所行。时尼拘陀梵志。告和合长者言。长者。彼沙门瞿昙。我今云何相与议论。若我以事发其问端。彼种种慧而不能转。以沙门瞿昙处于空舍。慧何能转。既于空舍慧不能转。乃于旷野坐卧居止。远离愦闹绝于人迹。寂守是相。身住一处。心不散乱。专注一境。随应所行。长者。譬如一目之牛周行边际。当知彼牛其何能行。沙门瞿昙亦复如是。处于空舍。慧何能转。长者。若或沙门瞿昙。来此会中。我时必当相与议论。建立胜义。发一问端。而为叩击。我应得胜。彼必堕负。如击空瓶。易为破坏。

是时世尊。处于自房。寂默宴坐。以清净天耳。遥闻和合长者与尼拘陀梵志所共集会如是言论。

尔时世尊。于日后分。从自房出。是时天雨方霁。晴光焕若。渐次行诣善无毒池。到池岸已。徐步经行。时尼拘陀梵志。遥见世尊在彼池岸。即告众言。沙门瞿昙。即今在此善无毒池岸。徐步经行。彼或来此会中。汝等云何为起承迎邪。或相与言论邪。或但离座邪。或复辍己所坐而召命邪。作是言时。自然有来为佛世尊敷设其座。复闻是言。尊者瞿昙来此有座。随自所乐当就是座。

尔时世尊。于善无毒池岸。经行事已。来诣尼拘陀梵志之所。时彼梵志。遥见世尊自外而来。即告众言。沙门瞿昙来此会时。我当发问。而汝瞿昙。法律之中。以何法行。能令修声闻行者到安隐地。止息内心。清净梵行。

尔时世尊。到彼会已。诸梵志众。自然咸生踊跃欢喜。各从座起。前向承迎。时尼拘陀梵志。合掌向佛。顶礼白言。善来瞿昙。汝具遍知。是汝所座。汝应就座。佛告尼拘陀梵志言。汝但就座所应。为我施设之座。而我自知。我自当坐。

是时诸梵志众。高声唱言。希有难有。此沙门瞿昙。今此会中。无人说示。以神通力。自知其座。时尼拘陀梵志。与佛世尊。欢喜言论。彼言论已。退坐一面。佛告尼拘陀梵志言。如来今到此会。汝等有何言论分别。尼拘陀梵志白佛言。我向见汝自远而来。见已我时辄告众言。沙门瞿昙来此会时。我当发问。而汝瞿昙。法律之中。以何法行。能令修声闻行者到安隐地。止息内心。清净梵行。瞿昙汝既到此。我以是事。便为问端。是即与汝言论分别。

尔时世尊。告尼拘陀梵志言。尼拘陀。汝于是事。而实难知。何以故。异法异见异师异行。但应于汝自法教中随应发问。是时诸梵志众。高声唱言。希有难有。沙门瞿昙。此所问事。不以自教而为见答。返能于他教中。令发问端。随问当遣。时尼拘陀梵志白佛言。若我异法异见异师异行。于汝法律。我难知者。我今于其自法教中请问。于汝云何修行。能得出离清净。得最上洁白。及得真实。得清净真实中住。佛告尼拘陀梵志言。如汝尼拘陀法中所修行者。我今略说。汝谓能得四戒具足。谓能修行。能得最上增胜。于前修行出离。不减诸欲。尼拘陀。云何是汝修行。所持四戒。谓不自杀生。不教他杀。不随喜杀。不自偷盗。不教他盗。不随喜盗。不自妄语。不教他妄语。不随喜妄语。不自邪染。不教他邪染。不随喜邪染。汝尼拘陀。以如是等。谓我能得四戒具足。尼拘陀。云何是汝能得修行。汝所修行。谓高处游止。施设座位。或翘足而立。以为法行。或常受苦涩粗恶饮食。而为法行。或寂止空地。而为法行。或不去须发。而为法行。或偃卧棘刺。或卧编椽。而为法行。或居止常处凌云高显。而为法行。或系着一处。而为法行。乃至一日三时。沐浴其身。如是多种逼切苦恼。治疗于身。而为法行。如是等事。是汝尼拘陀修行之法。云何是汝尼拘陀修行者。计为出离。尼拘陀。如汝所修出离行者。谓裸露身体。计得出离。又于饮食事讫。舐手取净。不受颦蹙面人及嗔恚面人所施饮食。不于街巷中食。不于刀杖兵器中住。周行城邑。杜默不语。不说所从来。不说所向诣。不说所住止。不出违顺语。不出多种语。亦无所说授。或受一家食。或受二家三家乃至七家食。或但受一家。不受余家食。或一日不食。或二日三日乃至七日。或复半月一月不食。或于食中。不食其麨。不食其饭。不食豆及鱼肉牛乳酥酪油及蜜等。

不饮酒。不饮甘浆。不饮醋浆。但饮糠秕清洁之水。而为活命。又常食菜。或食稊稗。或食瞿摩夷。或食药苗药根。或食干生米谷。或食诸余粗恶草菜。或但着一衣。或着草衣。或着吉祥草衣。或着树皮衣。或柴木为衣。或果树皮为衣。或以弃尸林中乱发为衣。或以羊毛鹿毛鹿皮为衣或以底哩吒鸟翅为衣。或以鸱鹞翅为衣。如是等事。是汝尼拘陀修行者。计为出离之行。尼拘陀。此等所行。而还实得出离清净邪。得最上洁白邪。得真实邪。得清净真实中住邪。时尼拘陀梵志白佛言。如是如是。沙门瞿昙。我此修行。是得出离清净。得最上洁白。及得真实。得清净真实中住。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。尼拘陀。汝所修行。如是等事。非为出离。非得出离清净。非得最上洁白。非得真实。非得清净真实中住。但于修行法中。而得少分。尼拘陀梵志白佛言。沙门瞿昙。如汝所说。虽为甚善。然我此修行。是得最上出离。是得真实。是得无上。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。复次汝所修行。谓我能得四戒具足。谓能修行。谓得最上增胜。于前修行出离。不减诸欲。持四戒时。与慈心俱。先于东方起慈心。观具足所行。广大周普。无二无量。无冤无害。然后南西北方。四维上下。一切世界。与慈心俱。具足所行。亦复如是。尼拘陀。汝作是意。谓我能如是修行。得出离清净邪。得最上洁白邪。得真实邪。得清净真实中住邪。时尼拘陀梵志白佛言。如是如是。沙门瞿昙。我此修行。实得出离清净。得最上洁白。及得真实。得清净真实中住。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。尼拘陀。此如是等汝所修行。非得出离清净。非得最上洁白。非得真实。非得清净真实中住。汝谓有所得。此亦非真。尼拘陀梵志白佛言。沙门瞿昙。如汝所说。虽为甚善。然我修行。是得出离清净。是得真实。是得无上。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。尼拘陀。复次如汝修行。谓我能得四戒具足。我能修行。我得最上增胜。于前修行出离。不减诸欲。谓以宿住通。能知过去一二三生乃至百生之事。尼拘陀。汝作是意。谓我能如是修行。得出离清净邪。得最上洁白邪。得真实邪。得清净真实中住邪。

时尼拘陀梵志白佛言。如是如是。沙门瞿昙。我此修行。实得出离清净。得最上洁白。及得真实。得清净真实中住。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。尼拘陀。此如是等汝所修行。非得出离清净。非得最上洁白。非得真实。非得清净真实中住。虽有所得。而非真实。尼拘陀梵志白佛言。沙门瞿昙。如汝所说。虽为甚善。然我此修行。是得出离清净。是得真实。是得无上。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。尼拘陀。复次如汝修行。谓我能得四戒具足。我能修行。我得最上增胜。于前修行出离。不减诸欲。能以清净天眼。观见世间一切众生。若生若灭。若好若丑。或生善趣。或生恶趣。若贵若贱。随业报应。悉能观见。尼拘陀。汝作是意。谓我能如是修行。得出离清净邪。得最上洁白邪。得真实邪。得清净真实中住邪。

时尼拘陀梵志白佛言。如是如是。沙门瞿昙。我此修行。实得出离清净。得最上洁白。及得真实。得清净真实中住。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。尼拘陀。如是等事。以汝所修。虽为清净。然我所说。如汝修行。未离种种烦恼随增。尼拘陀梵志白佛言。沙门瞿昙。云何我所修行。虽为清净。汝瞿昙说未离种种烦恼随增。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。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为欲彰其修行功业。以我修成如是行故。彼国王大臣。刹帝利婆罗门等。必当尊重恭敬供养于我尼拘陀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尼拘陀。汝虽修行。恃己所修。起贡高相。凌篾于他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。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起我慢心及增上慢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复次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于余沙门婆罗门轻毁凌辱。作如是言。汝诸沙门婆罗门。以多种食。而为活命。普食世间五种种子。所谓根种子。身种子。虚种子。最上种子。种子中种子。如是五种。以资其命。汝尼拘陀。如是周行。出轻辱言。伺求诤论。迅疾快利。其犹电转。摧伏破坏。又如霜雹。尼拘陀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或见余沙门婆罗门为他同类等众之所尊重恭敬供养。乃生种种憎嫉之心。即作是言。汝诸沙门婆罗门。贪多种食。而为活命。返为他众之所尊重恭敬供养。我常但以苦涩虚淡之物。而为活命。何故他众。不作恭敬供养于我尼拘陀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佛说尼拘陀梵志经卷下

复次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若于如来。或于如来弟子之所。方伸请问。嫌恚旋生。嗔恼既兴。障碍斯作。以障碍故。起诸过失。尼拘陀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若于如来。或于如来弟子之所。询问正法。时佛如来。正以一心。善为开说。决定如应。除遣所疑。而汝等辈。乃以外论。而来指说。互相违背。欲夺其理。返谓所问不正分别。尼拘陀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知佛如来。或如来弟子。实有最上增胜功德。所应敬仰。而不敬仰。尼拘陀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尼拘陀。有修行者。于饶益事。或生厌离。或损害事。不起厌离。汝等以是二事中。若于损害事。不生厌离者。尼拘陀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谓起慢相。有所表示。我能修行。尼拘陀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或得珍妙饮食。耽着其味。而生简别。我此所乐。我此不乐。若所乐者。我即可受。由是取着。随生耽染。以耽染故。隐覆过失。是故胜慧。不得出离。所余饮食。若不乐者。犹故贪惜。俯仰而舍。尼拘陀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于深隐处。以如善相。寂然而坐。有来问言。汝于何法。而能解了。复于何法。而不解了。而汝等辈。于处了处。言我不解。于不了处。而言我解。如是多种。皆谓正知。起诸妄语。尼拘陀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常时发起忿恚尤蛆。尼拘陀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于一切处。无惭无愧。尼拘陀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常起懈怠及劣精进。尼拘陀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而常失念。及不正知。尼拘陀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其心散乱。诸根减劣。尼拘陀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起于损害。坚固前心。不求出离。一向自见。于此等法。实生取着。尼拘陀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邪见深厚。行颠倒法。尼拘陀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于无边际。计为有边。起见亦然。尼拘陀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常起贪爱及嗔恚心。尼拘陀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于诸所行。愚痴暗钝。尼拘陀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不能听受。既如聋者。无所说示。又类哑羊。尼拘陀。比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乐作罪业。又乐亲近作罪业者。为他恶友之所系属。及为摄伏。尼拘陀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

复次尼拘陀。汝等修行。起增上慢。计有得想。未见谓见。未作谓作。未得谓得。未知谓知。未证谓证。尼拘陀。此即是为汝所修行烦恼随增。尼拘陀。于汝意云何。如上所说。诸烦恼法。彼有一类修行之者。具是事邪。尼拘陀梵志白佛言。沙门瞿昙。岂独一类修行之者。具是烦恼。如我意者。其数甚多。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。如我上说。汝等修行。为欲彰其修行功业。以我修成如是行故。令彼国王大臣。刹帝利婆罗门等。尊重恭敬。供养于我。尼拘陀。汝等若或如是为欲彰其修行功业。令彼国王大臣等。恭敬供养。乃至起增上慢。计有得想。未见谓见。未作谓作。未知谓知。未得谓得。未证谓证。此如是等。皆不清净。一切悉为烦恼随增。当知皆是染分所摄。尼拘陀。于汝意云何。如我上说。如是等事。如是修行。谓得出离清净邪。得最上洁白邪。得真实邪。得清净真实中住邪。尼拘陀梵志白佛言。如是如是。沙门瞿昙。如我等辈。如是修行。是得出离清净。是得最上洁白。是得真实。是得清净真实中住。

佛告尼拘陀梵志言。我今为汝。如实而说。如汝向者问于我言。沙门瞿昙。法律之中。以何法行。能令修声闻行者到安隐地。止息内心。清净梵行。如是所问。乃为真实。当知声闻止息处者。上中最上。极为高胜。是诸圣者止息之所。

尔时诸梵志众。咸共赞言。奇哉奇哉。沙门瞿昙。法律之中。所作清凉。

尔时和合长者。闻是言已。知彼在会诸梵志众。于佛世尊。少生向慕。即告尼拘陀梵志言。尼拘陀。汝向所言。与佛世尊。互相议论。建立胜义。发一问端。而为叩击。我应得胜。彼必堕负。如击空瓶。易为破坏。汝今何故。不发问邪。佛告尼拘陀梵志言。于汝意云何。汝实曾发斯语言邪。尼拘陀梵志白佛言。沙门瞿昙。我实曾说如是语言。佛告尼拘陀梵志言。尼拘陀。汝岂不闻古师先德耆年宿旧智者所说。诸佛如来应供正等正觉。亦如汝等。今时集会。高举其声。发诸言论。所谓王论战论盗贼之论。衣论食

论妇女之论。酒论邪论繁杂之论。如是乃至海等相论邪。尼拘陀。或复曾闻古师所说。诸佛如来应供正等正觉。如我今时。于旷野中。坐卧居止。远离愦闹。绝于人迹。寂守是相。身住一处。心不散乱。专注一境。如应所行邪。尼拘陀梵志白佛言。如是瞿昙。我亦曾闻古师先德耆年宿旧智者所说。诸佛如来应供正等正觉。非如我等。今时集会。高举其声。发诸言论。所谓王论战论盗贼之论。衣论食论妇女之论。酒论邪论繁杂之论。如是乃至海等相论。我复曾闻古师所说。诸佛如来应供正等正觉。如汝今时。于旷野中。坐卧居止。远离愦闹。绝于人迹。寂守是相。身住一处。心不散乱。专注一境。如应所行。佛告尼拘陀梵志言。尼拘陀。汝等昔闻古师说时。岂不作是思惟。彼诸佛世尊。能随宜说法。自觉悟已。复为他说觉悟之法。自解脱已。复为他说解脱之法。自安隐已。复为他说安隐之法。自得涅槃已。复为他说涅槃之法。尼拘陀。汝等尔时而返谓言。沙门瞿昙。作如是说。于师法事业。有所分别。又复说言。沙门瞿昙。作如是说。于寂静住。善事业有所分别。又复说言。沙门瞿昙。作如是说。彼尼拘陀师法之中。罪不善法。有所合集。又复说言。沙门瞿昙。作如是说。彼尼拘陀师法之中。多种善法。有所离散。又复说言。沙门瞿昙。作如是说。为欲宣示彼因缘事。此如是等多种言说。不应如是见。尼拘陀。何故不应如是见邪。谓以彼诸师法。彼诸所行乃至彼诸因缘事等。皆悉有异。尼拘陀。是故我不说彼师法事业。亦不说彼寂静住事业。亦不说彼师法之中罪不善法有所合集。亦不说彼师法之中多种善法有所离散。亦不欲说彼因缘事。尼拘陀。我常作是说。或有正士。不谄不曲。及不虚诳。正修行者。我即为彼说法教示。如应开导。令彼正士。如我正说及正教示。于七年中。或复六年。五四三二一年之中。一向不乱。离诸热恼。清净身心。专注趣求。我说是人。见法知法。超初二果。直进第三有余依位阿那含果。

复次尼拘陀。我常作是说。或有正士。不谄不曲。及不虚诳。正修行者。我即为彼。说法教示。如应开导。令彼正士。如我正说及正教示。于七月中。或复六月。五四三二一月半月。一向不乱。离诸热恼。清净身心。专注趣求。我说是人。见法知法。超初二果。直进第三有余依位阿那含果。

复次尼拘陀。我常作是说。或有正士。不谄不曲。及不虚诳。正修行者。我即为彼。说法教示。如应开导。令彼正士。如我正说及正教示。于七日中。或复六日。五四三二一日半日。乃至食前食后。一向不乱。离诸热恼。清净身心。专注趣求。我说是人。见法知法。超初二果。直进第三有余依位阿那含果。

尔时世尊。作是说时。会中所有。诸梵志众。障累深重。无所晓悟。身心惑乱。沉迷昏懵。彼诸辩才。不能施设。俯首寂然。忧思而住尔时世尊。知是事已。顾谓和合长

者言。长者。今此等辈。诚为痴者。既味见闻。复绝言说。如人以物自杜其口。罪垢斯深。是大魔事。彼等不能于佛如来发是问言。而汝沙门。法律之中。以何法行。能令修声闻行者。到安隐地。止息内心。清净梵行。

尔时世尊。乃为和合长者。随应说法示教利喜已。身放光明。广大炽盛。普遍照耀。即于会中。踊身虚空。还迦兰陀竹林精舍。